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

联镖记

白羽◎著

民國走陝小說典藏
白庫民國走陝小說典藏
白庫民國走陝小說典藏
白庫民國走陝小說典藏



联鏢记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

白羽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联镖记 / 白羽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1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)
ISBN 978 - 7 - 5034 - 8367 - 7

I. ①联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6730 号

整 理: 周清霖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印 张: 28.25 字数: 431 千字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6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的生平

生而为纨绔子

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，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，我生于“马厂誓师”的马厂。

祖父讳得平，大约是老秀才，在故乡东阿做县吏。祖母周氏，系出名门。祖母生前常夸说：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，不信，“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！”这是真的。什么大官呢？据说“不是吏部天官，就是当朝首相”，在什么时候呢？说是“明朝”！

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，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。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，据说嫁过来时，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畋田。为什么嫁祖父呢？好像祖母是个独生女，很娇生，已逾及笄，择婿过苛，怕的是公公婆婆、大姑小姑、妯娌……人多受气，吃苦。后来东床选婿，相中了我的祖父，家虽中资，但是光棍儿，无公无婆，无兄无弟，进门就当家。而且还有一样好处。俗谚说：“大女婿吃馒头，小女婿吃拳头。”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。于是这“明朝的大官”家的姑娘，就成为我的祖母了。

然而不然，我的祖父脾气很大，比有婆婆还难伺候。听二伯父说，祖父患背疽时，曾经挝打祖母，又不许动，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。

我们也算是“先前阔”的，不幸，先祖父遗失了库银，又遇上黄灾。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，拖着三个小孩（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，彼时父亲年只三岁），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，赔偿库银后，逃难到

了济宁或者是德州，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。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。我的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，苦斗，挣扎，把三子抚养成人。——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。

我七岁时，祖母还健在：腰板挺得直直的，面上表情很严肃，但很爱孙儿，——我就跟着祖母睡，曾经一泡尿，把祖母浇了起来——却有点偏心眼，爱儿子不疼媳妇，爱孙儿不疼孙女。当我大妹诞生时，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：“又添了一个丫头子！”这“又”字只是表示不满，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！

我的父亲讳文彩，字协臣，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。母亲李氏，比父亲小着十六岁。父亲行三，生平志望，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，民国后希望当团长，而结果都没有如愿；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，便殁于复辟之役的转年，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。

大伯父讳文修，二伯父讳文兴。大伯父管我最严，常常罚我跪，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。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。有一次，我拿斧头砍那掉下来的春联，被大伯父看见，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，然后画一个圈，教我跪着。母亲很心疼地在内院叫，我哭声答应，不敢起来。大伯父大声说：“斧子劈福字，你这罪孽！”忽然绝处逢生了，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，一把先将我抱起，我哇的大哭了，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“卷”了一顿。大伯父干瞪眼，惹不起我的“二大爷”！

大伯父故事太多，好苛礼，好咬文，有一种嗜好：喜欢磕头、顶香、给人画符。

二伯父不同，好玩鸟，好养马，好购买成药，收集“偏方”；“偏方治大病！”我确切记得：有两回很出了笑话！人家找他要痢疾药，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；人问他：“做几次服？”二伯父掂了掂轻重，说：“分三回。”幸而大伯父赶来，看了看方单，才阻住了。不特此也，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，说主治某症，他真个就信。我父亲犯痔疮了，二伯父淘换一个妙方来，是“车辙土，加生石灰，浇高米醋，熏患处立愈”。我父亲皱眉说：“我明天试吧！”对众人说：“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，怎么好！”又有一次，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，给他的吃乳的侄儿，治好了某病。

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，把这药吃下去了，死了！过了些日子，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，病了，他又逼着吃，又死了。最后大嫂另一个孩子病了，他又催吃这个药。结果没吃，气得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。

母亲告诉我：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，前十年没剩下钱，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（大伯父之子）给消耗净了的；我们是始终同居，直到我父之死。

踏上穷途

父亲一死，全家走入否运。父亲当营长时，月入六百八十元，亲族戚故寄居者，共三十七口。父亲以脑溢血逝世，树倒猢猻散，终于只剩了七口人：我母、我夫妻、我弟、我妹和我的长女。直到现在，长女夭折，妹妹出嫁，弟妇来归，先母弃养，我已有了两儿一女，还是七口人；另外一只小猫、一个女用人。

父亲是有名的忠厚人，能忍辱负重。这许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。父亲也有嗜好，喜欢买彩票，喜欢相面。曾记得在北京时有一位名相士，相我父亲就该分发挂牌了。他老人家本来不带武人气，赤红脸，微须，矮胖，像一个县官。但也有一位相士，算我父亲该有二妻三子、两万金的家私。倒被他料着了。只是只有二子二女，人说女婿有半子之份，也就很说得过去。至于两万金的家财，便是我和我弟的学名排行都有一个“万”字。

然而虽未必有两万金，父亲歿后，也还说得上遗产万贯。——后来曾经劫难，只我个人的藏书，便卖了五六百元。不幸我那时正是一个书痴，一点世故不通，总觉金山已倒，来日可怕，胡乱想出路，要再找回这每月数百元来。结果是认清了社会的诈欺！亲故不必提了，甚至于三河县的老妈郭妈——居然怂恿太太到她家购田务农，家里的裁缝老陈便给她破坏：“不是庄稼人，千万别种地！可以做小买卖，譬如开成衣铺。”

我到底到三河县去了一趟，在路上骑驴，八十里路连摔了四次滚，然后回来。那个拉包车的老刘，便劝我们开洋车厂，打造洋车出货，每辆每

月七块钱；二十辆呢，岂不是月入一百多块？

种种的当全上了，万金家私，不过年余，倏然地耗费去一多半。

“太太，坐吃山空不是事呀！”

“少爷，这死钱一花就完！”

我也曾买房，也曾经商。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……

这期间，还有我父亲的上司，某统领，据闻曾干没了先父的恤金，诸如段芝贵、倪嗣冲、张作霖……的赙赠，全被统领“人家说了没给，我还给你当账讨去么？”一句话了账。尤其是张作霖，这位统领曾命我随着他的马弁，亲到顺城街去谢过，看过了张氏那个清秀的面孔，而结果一文也没见。据说是一共四千多元。

我觉得情形不对，我们孤儿寡母商量，决计南迁。安徽有我的海轩大哥当督练官，可将余资交他，代买田产房舍。这一次离别，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，我与大妹独留北方；我们无依无靠，母子姑嫂抱头痛哭！于是我从邮局辞职，投考师大，我妹由女中转学津女师，我们算计着：“五年之后，再图完聚！”

否运是一齐来！甫到安徽十几天，而××的变兵由豫境窜到皖省，扬言要找倪家寻隙。整整一旅，枪火很足，加上胁从与当地土匪，足够两三万；阜阳弹丸小城一攻而入，连装都装不开了！大抢大掠，前后四五天，于是我们倾家荡产，又逃回北方来。在济南断了路费，卖了些东西，才转到天津，由我妹卖了金戒指，把她们送到北京。我的唯一的弟弟，还被变兵架去了七天；后来亏了别人说了好话：“这是街上卖进豆的穷孩子。”才得放宽一步，逃脱回来。当匪人绑架我弟时，我母拼命来夺，被土匪打了一枪，幸而是空弹，我母亲被蹴到沟里去了。我弟弟说：“你们别打她，我跟你们走。”那时他是十一二岁的小孩。

于是穷途开始，我再不能入大学了！

我已没有亲戚，我已没有朋友！我已没有资财，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，我只有一支笔！我要借这支笔，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。

笔尖下讨生活

在北京十年苦挣，我遇见了冷笑、白眼，我也遇见热情的援手。而热情的援手，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。民十七以前，我历次地当过了团部司书、家庭教师、小学教员、税吏，并曾再度从军作幕，当了旅书记官，仍不能解决人生的第一难题。军队里欠薪，我于是“谋事无成，成亦不久”；在很短的时期，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。

辗转流离，终于投入了报界；卖文，做校对，写钢板，当编辑，编文艺，发新闻。我的环境越来越困顿，人也越加糊涂了；多疑善忌，动辄得咎，对人抱着敌意，我颓唐，我愤激，我还得挣扎着混……我太不通世故了，而穷途的刺激，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。

终于，在民十七的初夏，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，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。因为在十一天中，喧传了八回换局长，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惧频频袭击，我就不顾一切，支了六块大洋，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，只身来到天津，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。

我在天津。

我用自荐的方法，考入了一家大报。十五元的校对，半月后加了八元，一个月后，兼文艺版，兼市闻版，兼小报要闻主任，兼总校阅；未及两个月，月入增到七十三元——而意外地由此招来了妒忌！

两个月以后，为阴谋所中，被挤出来，我又唱起来“失业的悲哀”来了！但，我很快地得着职业，给另一大报编琐闻。

大约敷衍了半年吧，又得罪了“表弟”。当我既隶属于编辑部，又兼属于事务部做所谓文书主任时，十几小时的工作，我只拿到一份月薪，而比其他人的标准薪额还少十元。当我要求准许我两小时的自由，出社兼一个月脩二十元的私馆时，而事务部长所谓表弟者，突然给我延长了四小时的到班钟点。于是我除了七八小时的睡眠外，都在上班。“一番抗议”，身被停职，而“再度失业”。

我开始恐怖了！在北平时屡听见人的讥评：“一个人总得有人缘！”而

现在，这个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响了！我没有“人缘”！没有人缘，岂不就是没有“饭缘”！

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：“糟了！没有人缘！”

我怎么会没有人缘呢？原因复杂，愤激、乖僻、笔尖酸刻、世故粗疏，这还不是致命伤；致命伤是“穷书痴”，而从前是阔少爷！

环境变幻真出人意外！我居然卖了一个半月的文，忽然做起外勤记者了。

我，没口才，没眼色，没有交际手腕，朋友们晓得我，我也晓得“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”八个字的意味，我仅仅能够伏案握管。

“他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！”

转变人生

然而环境迫着你干，不干，吃什么？我就干起来。豁出讨人嫌，惹人厌，要小钱似的，哭丧着脸，访新闻。遇见机关上的人员，摆着焦灼的神气，劈头一句就问：“有没有消息？”人家很诧异地看着我，只回答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

那是当然！

我只好抄“公布消息”了。抄来，编好，发出去，没人用，那也是当然。几十天的碰钉，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；也慢慢地会用勾拒之法、诱发之法，而探索出一点点的“特讯”来了。

渐渐地，学会了“对话”，学会了“对人”，渐渐地由乖僻孤介，而圆滑，而狡狴，而阴沉，而喜怒不形于色，而老练，……而“今日之我”转变成另一个人。

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，而想到“世故老人”这四个字。

由于当外勤，结识了不少朋友，我跳入政界。

由政界转回了报界。

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。

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。

当我在北京时，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，而我依然处处失脚。自从到津，当了外勤记者以后，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，而步步多踏稳——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噫！青年未改造社会，社会改造了青年。

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。

我在北京，如果说是“穷愁”，那么我自从到津，我就算“穷”之外，又加上了“忙”；大多时候，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。曾有一个时期，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，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。又一个时期，白天做官，晚上写小说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，卖命而已。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，我曾经一睁开眼，就起来写小说，给某晚报；午后到某机关（注：天津市社会局）办稿，编刊物，做宣传；（注：晚上）七点以后，到画报社，开始剪刀浆糊工作；挤出一点空来，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，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！假如需要，再挤出一段小品文；画报工作未完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。于是十点半匆匆地赶到一家新创办的小报，给他发要闻；偶而还要作社论。像这么干，足有两三年。当外勤时，又是一种忙法。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，晚十一点吃晚餐，对头饿十二小时，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。挥汗写稿，忽然想起一件心事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！我还短一顿饭哩！”

这样七八年，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。

二十四年冬，先母以肺炎弃养；喘哮不堪，夜不成眠。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地昼夜扶侍。先母死了，个个人都失了形，我可就丧事未了，便病倒了；九个多月，心跳、肋痛，极度的神经衰弱。又以某种刺激，二十五年冬，我突然咯了一口血，健康从此没有了！

易地疗养，非钱不办；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，二十六年春，我遂移居乡下，教中学国文——决计改变生活方式。我友劝告我：“你得要命啊！”

事变起了，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，钻防空洞，跳墙，避难。二十六年十一月，于酷寒大水中，坐小火轮，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，逃回天津；手头还剩大洋七元。

我不得已，重整笔墨，再为冯妇，于是乎卖文。

对于笔墨生活，我从小就爱。十五六岁时，定报，买稿纸，赔邮票，

投稿起来。不懂戏而要作戏评，登出来，虽是白登无酬，然而高兴。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，在北京晨报译著短篇小说时为止；一得稿费，渐渐地也就开始了厌倦。

我半生的生活经验，大致如此，句句都是真的么？也未必。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？创作态度么？

我对人生的态度是“厌恶”。

我对创作的态度是“厌倦”。

“四十而无闻焉，‘死’亦不足畏也已！”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。

(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)

提 要

少年壮士林剑华，其父惨死剧盗之手。剧盗为除后患，乃搜杀剑华母子；赖师叔魏豪救护，乘夜逃亡，得免于难。其母亦工技击而不甚精，乃携子避仇，隐居僻邑。剑华年稍长，不肯向学；其师叔阴令人殴辱之，以激励其志气。既乃与其母程玉英，出其亡父林廷扬遗物、剑谱，及仇人之剑；语以父仇未报，令焚香设誓，必雪父仇。

已而闻仇人者（小白龙方靖），武技愈精，林之所学，未足与敌。其师叔因偕之浪游江湖，以历练其才，且访名师。游踪所到，时逢伏莽，每遇豪侠，林多与结纳；而所访名武师可制怨敌之死命者，犹未可得。会仇人有女，名方若桐，年始笄，时方择婿。林陡生奇计，变姓名，往访仇人之门；与女较拳技，犹不能敌。而女忽倾心于林，故让一着，遂谐婚姻。

既结缡，林恋女美，不忍复仇。其师叔潜责以大义，林犹豫久之，夜试行刺妇翁；则其妇翁者，武功已臻炉火纯青之候，微闻声息，即已警觉。林又向其妇翁请益时，试投以暗器，仍不中。而妇翁小白龙则已窥见孺子之心，将有不利于己者。密诘其女，女含愧不忍言，但云闺房之内，伊婿少年轻狂而已。而不知乃夫之玩物视之也，而又恩与仇、爱与憎相牵缠也。

其妇翁既隐为之备，剑华犹懵然。一夕迫于师叔严命，及其母临歿遗书，不忍杀其妻，再图刺妇翁；施薰香，邀助手，而竟事败被擒。妇翁穷诘其情，闭口不吐实；小白龙震怒，痛挟之，缚之空舍，将加诛也。其妻恻然，潜纵之逃，竟致父女反目。其妻幽怨难伸，遂变装为男子，漫游四方，千里寻夫焉。

夫妇尝几度重逢；剑华衔宿恨，又为同辈所嘲，反欲加刃其妻。厥后数经险变，卒得破镜重圆。其关键则在剑华被掳于盗窟，大为淫娃所迫

辱；仗妻之救，得脱虎口。剑华不知其为乔装女子也，感激跪谢，口称恩公，誓不相负。迄夜阑人静，一榻相对，则此救命之恩公，忽易弁而钗，挥泪相看，责其无情。剑华至是，感其妻十年寻夫，守贞不嫁；于时已踞名山，为盗魁，而犹眷恋故夫，为深可感焉；故遂报诉旧情，终归好合。而其时，妇翁小白龙，亦已前逝矣。

目 录

我的生平	1
提要	1
第 一 章 小白龙斗剑劫镖	1
第 二 章 过天星赴援拒寇	17
第 三 章 邓飞蛇夜袭焚舟	30
第 四 章 不速客挟诈吊丧	46
第 五 章 林镖头遗榱北归	66
第 六 章 未亡人灵前设誓	82
第 七 章 海燕子纵火搜孤	103
第 八 章 摩云鹏画计远颺	120
第 九 章 横江蟹窥门蹑迹	132
第 十 章 青纱帐冒雨夜奔	143
第十一章 亡命客款关求救	159
第十二章 联庄会传檄御贼	170
第十三章 老拳师仗义助逃	187
第十四章 二贼徒踩盘落网	196
第十五章 乡公所讯贼诱供	203
第十六章 降龙木寻仇见逐	210
第十七章 邓飞蛇激众奋战	220

第 十 八 章	小辛集群寇攻庄	227
第 十 九 章	寻仇客歧路亡羊	252
第 二 十 章	邓飞虎劫牢救弟	264
第二十一章	狮子林联镖搏虎	272
第二十二章	金牛寨丧酋离心	283
第二十三章	高雌虎携子访艺	290
第二十四章	小白龙脱劫遇艳	306
第二十五章	杨春芳救难乘龙	316
第二十六章	小白龙迎娶春芳	330
第二十七章	凌娘子疑诘生客	348
第二十八章	邓飞蛇延贤被拒	362
第二十九章	程黑鹰选婿联镖	375
第 三 十 章	女镖客洒钱击盗	388
第三十一章	紫天王凭舟御贼	398
第三十二章	飞蛇寻仇惊折臂	408
第三十三章	林狮护舟败群贼	422
整理后记		432

第一章

小白龙斗剑劫镖

清乾隆末造，盛极转衰，吏治贪污，民生渐窘。清仁宗嘉庆帝即位之三年，诛权相和珅，朝政一新，吏治一肃，但是国运已渐呈败征。西北白莲教、东南海盗蔡牵、朱僎、中原八卦教，相继作乱；官军出动，兵差徭役，天下骚然。于是江南河北，群盗如毛，商旅几为裹足，镖局生涯转见兴旺。

有一日，苏境运河上忽驶来十一号货船，头号船扯着一支镖旗，上面绣着“安远镖店”四字。这一起货船满装苏绸杭纺，价值数万金，由打苏州起碇，北上进京。押镖的不是他人，即是安远镖店镖主狮子林廷扬，亲自出马。

因有几家商人联合出名，许下重聘，这才率领五个师弟、六个镖师和三十多个伙计，一同出发。也实因路上很不太平，水旱绿林道颇有几个不讲交情、硬吃硬摘的蛮汉，劫了镖一跑，连窑也卖了，叫人无法根寻；所以镖行不得不加倍小心。

这天船行到清江浦码头，便拢岸停泊；因这十一号货船，内有三号货要送往安徽凤阳的，乃是凤阳二家望族的定货；由清江浦到凤阳的，须穿过洪泽湖。林镖头和众人商量货船分途的事；访闻洪泽湖时有强人出没。原打算亲自护运，另八只船的随船商人孙四维却不愿意，他说，北路八只船的货价，比西路往凤阳的三只船沉重得多，以此坚留林镖头。当下便即改计，派两个师弟、三个镖师，率十几个伙计，押送这淮河凤阳一路，自己仍保北京这一路，次日清晨，往凤阳去的三号镖船先行起碇。押镖的便是三师弟连珠箭何正平、四师弟虞伯奇和镖师力劈华山黄秉、七星剑丁宏肇、大力神李申甫。其余八号镖船，却因商人孙四维到淮安城内办事，耽

搁住了。

林镖头闲着没事，也到码头上访友，游逛一番。午后返船，忽见岸上有一壮汉，担着两只水桶。似在河边打水；却直着眼，上下打量镖船。此人体格魁梧，二目有神，左额上有一巨瘢；徘徊得久了，被镖船上七师傅摩云鹏魏豪，在船窗一眼瞥见。恰巧此时林廷扬已从码头徐步归来，正和这壮汉相遇；那壮汉眼光一扫，把林镖师看了正着，扭转身向街里走去了。只走得几步，忽然想起，还有两桶水没挑。便又翻身挑起水桶匆匆去了，情形很是尴尬。林廷扬脚踏跳板，愕然侧目注视，七师弟已从船舱出来。林廷扬上了船，便向魏豪探问。

魏豪道：“刚才这个壮汉古怪得很，恐怕是沿路缀下来的。今天一早总在这河边盘旋，那时他是手提着一篮子菜，在河内投洗。今夜我们要小心点。”因问林镖头：“大哥你看怎样？”

林镖头道：“这人分明是有功夫的人，绝不是挑水汉。你没有看他那两只手么？”

魏豪点头，复又低声对林镖头说：“今早大哥刚走，便来了一个人。说是姓李，是江宁镖局新请的镖师，特来问候你。我见此人来历突兀，他又再三问你在船上没有？我便说，‘本人不在此处。’他就走了。”

林廷扬道：“哦，还有人打听我的么？”又细问了一遍，遂暗暗关照各船护镖的伙计，今晚要格外惊醒些。林廷扬先派五师弟许振青、好友流星顾立庸，护住第四号镖船，别的事休管。因为这八号镖船中，唯独第四号载货最重，顾立庸善打弹弓，五师弟精通水性，可以护船。然后把其余诸人也都嘱咐了，自己却手按长剑，腰佩镖囊，在末号船上一守；面前是一壶酒、几碟夜肴。

哪知他们轮流值夜，防护了一通宵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除了同泊在运河的三两只渔船，灯光闪烁，似乎夜间聚赌，此处只闻风吼波声。七师弟魏豪道：“也许我们看错了？”

林镖头摇头道：“不然，你再往下看吧。”

挨到天明，商人孙四维回船，便命货船起碇。林镖头忙拦道：“且慢，我在此处候一个朋友，多耽误半天吧。”商人孙四维也是久走江湖的人，忙过来探问：“总镖头真是候朋友么？”林镖头含糊答应。耗到过午，只见后面来了一只小船，船上只载着两个客人，还有几只大筐，不知装的是什